

全透视

中国“市长班” 新加坡求学记

学习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厅,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在向演讲者提问:“选前给新加坡人发‘红包’(财政盈余分享),会不会有贿选嫌疑?……您认为新加坡长期下去是一党执政好呢,还是两党执政好呢?”

演讲者是新加坡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曾士生,他正在跟南

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班(MPA)和经济管理硕士班(MEM)的学员分享过去参加国会大选的心得。提问者,就是被俗称为“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之一。

在这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交流中,曾士生数次不紧不慢地提到:“若是中国有类似的选举,这些方面你们可以留意和借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简称南大或NTU)位于新加坡的西南部,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成为中国政府派员“学习新加坡”的首选地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最初多去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后来为何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有中西文化合璧的优势,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执政,从政治生态上更接近中国。”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如此解释。他还认为,可以用汉语教学,注重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也是新加坡大学的吸引力之一。

“市长班”的课程

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选派学员,最初学员多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被称作“中国市长班”。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或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继南大之后又一培训中国官员的地方,2010年,该学院与国大

管理学院合作,联手推出以中文授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

据说每次开学时,都有商人要求入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项目主任陈抗对记者表示,“像我们这样的班,有很多企业家都想来这里读一年,跟这些官员打好交道,回去好办事;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民营企业、私人部门是不接受的,因为我们是公共管理。”

在南大和国大的“市长班”,教理论课程的教师大多来自

中国,求学欧美;其他与新加坡制度有关的课程,由一些退休部长级官员和媒体掌门人担纲。课程安排还包括到新加坡政府部门参观访问,通常是高层接待。

在李光耀学院,同学们曾被安排与新加坡总统纳丹喝下午茶。学习的后期,可以进入新加坡政府部门见习1周左右。

“潜移默化”是陈抗经常强调的东西。陈抗对记者表示:“像我们这里,学员来了不久,就有两位前首相到这里访问,一个是布莱尔,一个是荷兰的巴尔克嫩德,来的时候就有一辆大车。我们同学看到首相就这样来和走,好像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之间,观察到事情有很多做法,思路打开……包括这次大选,学员也应该会学到很多东西。”

“潜移默化”是陈抗经常强调的东西。陈抗对记者表示:“像我们这里,学员来了不久,就有两位前首相到这里访问,一个是布莱尔,一个是荷兰的巴尔克嫩德,来的时候就有一辆大车。我们同学看到首相就这样来和走,好像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之间,观察到事情有很多做法,思路打开……包括这次大选,学员也应该会学到很多东西。”

对新加坡的误解

接待中国的访问团多年,陈抗对一种类型的访问者的观点颇为保留。

“很多中国来的访问团都要学习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强权或者铁腕的政府,新加坡高薪养廉,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实际上却存在着种种误解,“我跟学员们都不断在谈。”

陈抗逐一分析,“有选举和没有选举是有区别的,有这个制度,



就有它的不确定因素存在,所以民主制度其实是引进一种不确定的机制,把不确定体制化。有了这个以后,(执政党)就会担心结果。这些不确定性就会逼着这些议员毕恭毕敬地为选民服务。你议员不能当选,部长也当不了。有了这个危机感,不管一党如何长期执政,官员的行为就不一样了。”

关于新加坡的“国企”,陈抗说,新加坡的政联公司(GIC)“跟国内的国企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是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提出的,他说我们这边不是国有企业,我们这边是政联公司,它是按新加坡公司法建立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私人有限公司”,法人,产权非常明晰,在成立的那天,就允许它破产,没有给它任何的保护。这也很容易理解,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不能用财政一直去补贴国有企业。另外这些企业按照私人企业的方法进行管理,有明确的激励机制。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信息相当透明。作为一个小国的企业,必须接受国际市场竞争,没有垄断和保护,虽然也有他们的问题。”

对于那些对高薪养廉津津乐道的访问者,陈抗的答案是,“新加坡部长的高薪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是在1994年之前,新加坡的反腐败已经闻名于世了。”他表示,事实上,新加坡政府也多次强调,给予顶级高官以高薪,首要目的并非为了养廉,而是吸引私营部门的人才“弃商从政”。陈抗印象颇深的是2010年,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老副总理吴庆瑞去世时,他亲耳听到吴庆瑞夫人跟前来吊唁的外交部长杨荣文说,

吴一个月的养老金每天4元多,一个月就是120多新币(人民币600元出头)。“这是第一代新加坡领导人的报酬。高薪无法养廉,反贪要靠制度。”

“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

对于学员们,这里确实是一个新的环境,他们居住4人一室的公寓,不管行政级别,抽签决定房号;外出活动经常穿着统一的班服:T恤衫和运动防水外套。

连云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宋波说,老师们很多从中国大陆出国求学,现在“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我们还是很有收获。无论是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还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不过,这也是课堂上经常发生争论的原因。不少教师有共同的烦恼:“你说中国不好,他跟你吵;你说中国好,他说你忽悠他……”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侨务外事处的杨守德在随笔里写了当“局外人”的意义:在国内得到的答案,与从国外角度往回看而得到的答案,大不相同。会不断发现,平时的行为习惯,还有很多不符合礼仪规范;自认为干得不错的工作,甚至采用的手段比较落后,缺乏远景分析和及时的检讨,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新加坡官员面对的百姓质疑更多;今天全球化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即便在偏远的县城,制定政策也要有世界的眼光。

本版稿件据《南方都市报》

新闻背景

新加坡培训中国官员历程

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用中文授课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事实上,1995年就开始有来自河北省的8名厅级官员在这个班学习,只是1998年之后才授予学位。“现在基本上都是省级官员了。”南大负责中国官员项目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及中国事务处主任吴伟说。这些人中间有现任山东省副省长才利民等,之后的几期学员,也多来自河北。

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选派学员,最初学员多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被称作“中国市长班”。

2004年,南大又推出了面向中国官员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截至目前,南大硕士课程已经累计有1006名学员,其中20%-30%是厅级官员,而今年这一届108人中,40%是厅级以上级别官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或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则是中国官员培训的后来者,2010年,该学院与国大管理学院合作,联手推出用中文授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